

2:3



焦 土 叢 刊



西 敏 輯 充 眞 化 主 編

在 徐 州



張在民木刻

民 團 週 刊 社 出 版

在徐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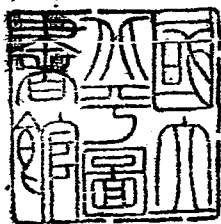
目次

徐州今日.....	長江
徐州在戰時.....	北鷗
李宗仁縱談抗戰前途.....	甘介侯
在前線上的李宗仁將軍.....	
看了東戰場判斷北戰場.....	

一 徐州今日

舊泉

當朝陽初升的時候，若果攀登雲龍山環首一望，就不由你不深深的驚嘆徐州的形勢的雄偉！在城外的遠近各處，有無數隆起的土山疏疏密密的環繞着，好像一座天然的城牆；舊黃河由城東北的一灣而過，使徐州在軍事上增加了不



少重要性。這座半新不舊的城市，過去，是西楚霸王的故都，在歷史上是佔有重要的位置的；現在，因為是隴海津浦兩路的交叉點，且地居魯豫蘇皖要衝，為兵家所必爭之地。過去南北戰爭，不知在這裏流了多少冤枉血，這是國人所永遠不能忘記的地方。

全面抗戰開展之後，徐州在國防上的重要性更不用說了。若果此地一失，兩條鐵路幹線就會因此斷絕，魯豫蘇皖四省就會受其牽動。為了要保衛國防的要地，這個重大的責任是交給第五路軍來擔負了。

這幾個月以來，一方面因為我方抗敵的將士源源的開到，一方面因為敵機的襲擾，於是滿城都籠罩着火藥氣味，使這個多難的城市頭然又起了很大的恐慌。很多人向鄉下跑了，很多商店停止營業了，熱鬧熙攘的城市一旦變了沉寂的死城，敵機就這樣的奪了徐州的繁盛。在最近，因為津浦北段我軍撤退到黃

河以南，及京滬戰事的失利，於是從濟南及京滬逃來的難民，猶如洪水氾濫一樣。加之亡命的布爾喬亞源源的過境，徐州又突然的繁盛起來。可是這種繁盛，祇是曇花一現，瞬刻便消逝了。總而言之，徐州自抗戰以來，社會的一般情形是不見好的，最不好的是大家拚命的跑，有些商店把門關起來，連生意也不做了，這是大家都沒有想到後方民衆的責任到底是什麼？在這全面抗戰爭取民族生存的時候，在後方的，應該極力鎮靜，維持社會原來的狀況；努力捐輸，支持前方戰事的勝利。若祇是跑，這有什麼用呢？「跑」是絕對不能阻止敵人的侵入的，在這強敵壓境國土破碎的當兒，每個中華民族的兒女，都應該共赴國難，不是大家逃難。逃難尚可從死裏求生，逃難祇有死路一條。須知道前綫將士正在浴血衛國，我們在後方逃亡出走，撫心自問，這對得起國家民族嗎？這對得起我育我的祖先嗎？其次，很多的商界同胞都把物價提高起來，

從中漁利，這是一種非常不愛國不道德的行爲。須知道物價提高，無疑是迫一般平民向死路上跑。假使大家都餓死了，自己能夠單獨生存在這個社會嗎？在這共同爭取生存的時候，我們還能忍心操縱居奇，向同在患難中的同胞取利嗎？我很希望商界的同胞們快快醒悟起來，切勿置同胞於死地而不顧，祇管惟利是圖。大家應知道即使是發了大財，到了亡國之後，不也同歸於盡嗎？

最痛心是國難到了這樣田地，而徐州救亡工作，仍然是這樣鬆懈不展。在過去，救亡工作在此地是很少爲人們所注意和努力的，到了現在，在表面上雖然也曾起了一點小小的波紋，可是這種波紋，祇是稍爲盪漾一下，它是不能成爲颶風巨浪的推動力的。我毫不客氣的說，但我要聲明這並不是惡性的批評，祇是因爲我愛我們的國家民族，不得不坦白的說出來罷了。不對的，希望大家想法子補救；對的，大家互相勉勵努力。在徐州，關於救亡這一類的機關

團體頗多，可是因爲意見尚未完全一致，派別尚未完全破除的關係，所以祇見五花八門的招牌，沒有看到任何實際工作。在文化界方面，祇是組織了一個「徐州文化抗敵救國協會」，却沒有人負責來做工作。所以「會」儘管是「會」：對於救亡毫沒有一點相干。至於出版方面，有民衆教育館出版的「火線」和「戰時文摘」，這兩份刊物內容還算充足，在沙漠似的徐州，好像一井清泉，實在是難能可貴了。這裏還有「徐報」和「民國日報」兩種報紙，對於救亡工作，是出過相當力的。可是，目前因爲經濟的關係，大有朝不保夕之勢了。關於文化工作方面最值得注意的，就是中國戲劇學會救亡演劇隊來徐工作，這對於死氣沉沉的徐州是打了不少刺激針的。他們的工作很努力，曾經下過幾次鄉，並且得了許多的收穫。在徐州演了「中國之怒吼」、「我們的故鄉」和無數的獨幕劇，都曾經給過觀眾很大的衝動，可惜的是廣大的徐州，單靠這一枝生力軍

是不夠的，二十一個青年演員，究竟是不能完全担負這個重大的責任。關於青年學生方面，這更使人失望了，差不多在徐州城內連學生的影子都看不到。當然他們在民族抗戰中所應担負的工作尚未開始做，原因是所有的中等學校都遷到鄰近各縣或各鄉上課去了。但是，聽說到校的學生並不多，現在大多都停辦或提前放假了。這些青年學生將到何處去呢？希望徐州的青年同學們勿躲在家裏祇看浮雲過天空，應該運用我們的知識，來保衛這風雨飄搖中的民族生命。說到徐州的女界同胞們，她們對於救亡工作也做得不少：募捐、縫衣、慰勞的工作正在努力着。但可惜參加的人數太少，救國工作是如何艱巨，全靠知識界的婦女們單獨支持是不夠的。我們應該發動所有的女同胞來參加，最近婦女協會舉辦的「看護訓練班」，是一種很有意義的工作，希望以後能夠繼續訓練下去，抗戰中是少不了看護的。

戰事一天天的開展，搶救危亡，更須要最大的努力了。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先生到徐之後，深感到徐州這種半生不死的狀況，是不能任其繼續下去。於是提議組織「第五戰區民衆總動員委員會」，集中人才，統一工作。祇有這樣，才能打破現在的僵局。這委員會現在已經成立，開始工作了。此外，第五戰區還舉辦一個「戰時青年訓練班」，參加人數約四百餘人，都是大中學或中小學教員。將來還要擴充招生，訓練後，是要分派本戰區各處做後方或戰地勤務工作的。

最後還有一件值得提出來的，就是第十一集團軍總司令李品仙先生，在徐招考男女學生軍一百餘名，這是該集團軍總政訓處到徐後感覺到需要的。聽說從各地趕來應考的，非常踴躍。由這一點，就證明青年的血，無論在什麼時候，都在沸騰着的。祇要有路給他（她）們走，有工作給他（她）們做，我相信他

(她們)們無不踴躍參加的。青年是國家最堅牢的支柱，我們青年應該共同支持這次偉大的民族抗戰。

(廣西日報廿七年元月廿五日)

二 徐州在戰時

楊禹九

自從南京被陷，敵人渡江由津浦路北進以後，於是徐州就成為各方人士所關切注意了。因為徐州，是津浦隴海的交通中心點，由隴海向東，直達海州連雲港，這是中國新近才開闢的一個獨立港口。記者初到海州時，曾經往那兒走了一趟，牠的形勢，前臨大海，後居雲台高山，新式洋房林立其間，與東西連島遙相對峙，記者步行山崗之上，仰視天空，浮雲幽幽蕩蕩，仿如寄身雲霄；遙望海洋，朗開胸中積悶，怡然自樂！確是一幅天然的畫景。然而不幸得很！自從九月二十日二十一日，被敵機二十餘架轟炸，和敵艦砲擊後，各機關團體

及居民，因感敵機之殘忍，自然逃避一空，房屋亦多被毀，損失約在百萬以上。從前美麗繁華的港市，現在變成蕭條淒涼的荒墟！記者在冷靜嚴肅的市上，望見被毀的房屋，不由人對於日本鬼子痛恨萬分！我們以為這海邊，終究免不了和敵人有一次大血戰！可是到現在，×軍長坐鎮海州，那兒却始終平安無事，不過海面上在相當距離外，有敵艦濤武揚威的經常往來而已。

徐州情形之一般 『徐州，是古代的戰場，英雄的故鄉。』這兩句話，

把徐州在過去歷史上的重要和價值，完全表現出來了。過去是如此，現在依然還是如此。牠的重要和價值，並沒有因敵機的轟炸，敵軍的威脅而減少分毫。或者正因為這樣，而更增加牠的重要和價值。這兒是屬於第×區行政專員公署所在地，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氏統率大軍坐鎮於此，市面上非常穩定，各商業都照常營業，市內往來行人，并不比平時減少，或者只有增加。尤其車站

附近，整天是擁擠的。街巷中張貼了很多『好男兒要從軍爲國殺敵！』一類的標語。警備司令部，對市面治安的維持，很有秩序，防空設備與訓練也很週密而有成績。每當敵機來襲，警報一發出，全市關門閉戶，登時寂靜。剎那間，街頭巷尾和交通要點，都是武裝同志和警察壯丁担任警戒及交通管制事宜。此外各機關團體對於抗敵宣傳工作，也非常活躍。所以在徐州任何方面看來，都充分的表現着抗戰情緒的緊張！

歡送戰士們赴前綫殺敵

徐海師管區，也在徐州。記者剛到徐州的那天晚上，恰逢師管區四個補充營開赴前綫參戰殺敵！徐州各界，都推舉代表往車站歡送，記者也曾前往參加。看見那些戰士們，都是新入伍的弟兄，一個個，年青力壯，抖擻精神，在音樂歡送中，唱着前進曲，一隊隊，很興奮的踏上了出征的列車。各界歡送人們，也站成一條橫線，望着出征的列車，唱着歡

送的歌曲。那些小學生們，唱起歌來，聲音又尖，好像一顆鋼針，刺入記者的耳膜裏，心坎上，使記者的情緒，隨着他們尖銳的歌声，一度一度的緊張，幾乎緊張得要流出熱淚來！歌唱完了，又是一陣歡送的口號叫喊。那些出征的戰士們，站立在車廂內，高舉着拳頭，也齊聲叫出『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中華民國萬歲！』『擁護革命領袖蔣委員長！』一類的口號相回應。記者也站立在歡送的人羣中，硬着咽喉，提高嗓子，拚命的跟着叫喊一陣，一直叫喊到列車快要前進了，一位青年營長跑下車來，代表他們全體出征的戰士們，與歡送人們一一握手，表示感謝我們歡送的盛意。

列車前進了，車上車下又是一陣口號叫喊，整個車站附近，好像就成爲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戰場。

男女學生軍

徐海一帶，有不少的熱血青年，愛國志士。自從神聖而

偉大的全民抗戰展開以來，各地學生，均未能安心讀書，加之各校又相率停課，一般青年，多有愛國有心，諸纓無路之苦。李司令長官，因此開辦了一個戰時青年訓練班，招收熱血青年，施以短期訓練，即派他們從事抗敵救國工作，一方面有了出路，二方面國家增加了抗戰的生力軍。原定名額三百名，男女兼收，結果，報名投考的，達千人左右。十一集團軍總司令部也招收學生軍，男一百名，女二十名，報名投考者四百餘名，內有女生七十餘名。李總司令鑒於青年投考之熱忱，決以成績優良者酌予增加額數。本月十六日在本埠中正堂舉行開學禮，李司令長官親臨訓話，記者亦前往參加，坐在來賓席上，耳聽李司令長官慷慨激昂的訓詞，目望學生軍精神緊張表現，不禁有很多感想，觸上心頭。

軍民聯歡會

當津浦南段——滁州緊張時，××集團軍全體武裝戰士

們，奉命開到前線增援，另有××軍與××軍開來徐州，因此民衆動員委員會發起一個軍民聯歡會，一面是歡送××集團軍到前線抗戰殺敵！一面是歡迎××軍與××軍來徐州保衛後方。軍民齊集一堂，在抗戰殺敵的意義之下來聯歡，靜聽××集團軍總司令講解總理遺教中的『第一步使武力與民衆合作；第二步，使武力成爲民衆武力』的道理。會後隨即表演新劇、歌唱、電影。新劇的節目，是「九一八」後，內容是表演日本鬼子殘殺中國民衆的情形，台下的觀衆們，愈看愈興奮！愈興奮愈難忍受，一時間，叫喊打倒日本鬼子的口號，不絕於耳。有很多拿起紙包和鞋子，向台上扮裝的日本兵亂打，記者雖沒有動手，而精神上却是極度的興奮！這種宣傳力確實很大。唱歌的節目：是『徐州歌』、『前進曲』、『不願做亡國奴』。每唱一曲，台下掌聲連天，他們的音調都給記者精神上一個激勵。

最後，我們很希望大家，都要再三再四的想一想，假使那殘暴的敵人來了，我們既不願坐以待辱，又不忍棄家鄉田園而逃難於外，那就只有趕快團結起來，組織起來，集中一切人力、財力，發動我們廣大的羣衆，隨時隨地，都可給那殘暴的敵人以重大的打擊！

（半月文摘一卷七期）

三 李宗仁縱談抗戰前途

長江

橫互津浦屏障武漢的重任，今天是落在平日主張『焦土抗戰』的李宗仁先生身上。在一個月前，我們在武漢已聽到徐州不能守的消息，因為對於徐州的保衛，沒有信念，所以武漢人心始終覺得不穩妥，然而到徐州以後，很奇異地覺得徐州比武漢還要安定，敵機幾乎每天來，然而在敵機轟炸下，徐州仍然在鎮定的發揮它支持南北抗戰的中心作用。

當韓復榘決心不抵抗的時候，徐州局面確甚危險，然而始終抱定無辦法可想辦法，終得渡過難關，轉危為安者，實由於李宗仁先生之堅定與從容。

記者到徐州後，數度與李先生長談，歸納他各方面的見解，覺得他今天的堅定與從容，並不是僅僅由於對國家單純的感情興奮，而是有他若干年來對內對外的一點認識，今天只是本此認識而發揮。

我見他在徐州這樣安定，就奇怪他對於抗戰究竟有什麼把握？而他的看法，則以為日本自己已經沒有了把握，我們越強硬，他越沒有辦法。因為日本整個的對華作戰計劃，是有一個根本假定作基礎，即是『中國必降』。他們以為用精銳粉碎中國主力，佔領中國的軍事政治經濟中心後，中國必然會『屈服』，然而他們沒有預料萬一中國不屈服，將怎樣辦？所以他們計劃的兵力，作戰方法，都是在速戰速決之原則下，以為在短期內，可以達到征服中國的目的。今

天我們中國的態度，整個的出乎日本軍閥預料之外，我們不但不屈服，我們決心堅強抗戰到底，不勝不停，這一下日本手忙腳亂了。日本的政略可以說完全失敗，戰略也自然失了根據。所以只要我們自今天以後，處處強硬，無一時無一地不是日本意外的困難，不管每一戰鬪的結果怎樣，原則上都是日本失敗了。步調已經錯亂的日本，我們還怕他幹什麼！

對於整個的抗戰形勢如此看法，對於他所主持戰區的戰爭，自然更加無所顧懼了。他這一戰區是多面受敵，南北兩面敵兵可分六路襲來，而東海方面敵仍有登陸之可能，李所轄兵力殘破雜亂，且北面屏障的韓復榘不但不能當日本之進攻，反而讓開津浦正面，引敵以亂隴海，然而李對比危局之應付，亦無動於衷，從容調川軍以填津浦之防。蓋李已作最後打算，縱令日軍強力貫通鐵路，我軍仍將分兵兩側，絕對使日軍無法安枕，敵軍沿路分散兵力，正予我以

各別消滅之良好機會。

對於抗戰之民衆動員問題，李深感地方政治之難於符合需要，引爲太息。蓋第二期戰爭，以發動民衆配合戰爭爲要着，而發動民衆，則地方行政機構與行政人員非廉潔有力不可。然而事到如今，若干地方官吏還不能負起這責任來。

然而他又堅信只要能繼續抗戰下去，這些腐敗現象，因客觀環境的壓迫，不得不澈底革新，敵人的武力打來，只有真正力量，才能抵抗，腐敗的機構中，不會有力量產生的。所以大家不能因爲腐敗不合理現象之無法痛快加以剷除而灰心，反而應當更加強化抗戰工作，用抗戰的力量，自然地掃蕩腐敗與貪污。所以不但從外觀點說，抗戰已有必勝的前途；而就內政觀點說，抗戰也是促進新中國產生的巨大力量。

至於抗戰以後之國家政治形態，他認為事實上已漸走向民主之路。故無論從任何方面看去，中國前途，將日即於通達。

（珠江日報）

四 在前線上的李宗仁將軍

北 鷗

津浦綫的戰爭一天比一天地緊張了起來。徐州南北兩面地受敵人的進攻，不曾到徐州的人，一定以為徐州已成了恐怖，混亂的中心點。到了徐州，看到街市那樣平定有秩序，鋪店完全閉着，街上貼滿了標語、漫畫、壁報，牆壁上到處都有清楚醒目藝術字寫着，『為祖國流到最後一滴血』、『實行焦土抗戰』、『擁護蔣委員長抗戰到底』等標語。街道井井有條，一方面充滿了戰時的景象；他方面又是安定從容，又是生氣勃勃。

記得在敵人進犯山東北部的時候，曾一次過到徐州，那時候徐州的商店完

全關閉着，人已經逃了大半，不想現在一個死城，在李宗仁將軍祇到一個多月之後，竟變成了一個充滿生命的城市。於是決定了去拜訪一次久久嚮往的李宗仁將軍。

一個樸實的客廳，四壁掛滿軍用地圖，李司令長官從裏間走了出來。身材不高，兩目發光，但是態度和藹可親，令人尊敬，更令人愛戴。待人接物像個書生，然而談起話來却不愧是個蓋世英雄的氣概。

最初李宗仁先生從全面抗戰以來的軍事政治形勢談起，談到津浦線南北段的戰爭，李先生極樂觀，並且表示很有把握。他說後方的人有的以為徐州已經失守，最好請這些人到徐州來一下。前線隊伍雖然比較少，然而足以阻止敵人的前進。不久後方將運到大批生力軍，我們已準備積極反攻。敵人在計劃打通津浦路，我們是決不能讓敵人打通津浦路的。前線的士兵都在極度艱苦中抗

戰，一冬天士兵都是沒有鞋襪，赤着腳在冰天雪地中戰鬪着。他滔滔不絕地談話，的確是一位雄辯家。他有演說的天才，然而他不祇是談論者，他在行動上，率領着千萬的健兒，在阻止着暴敵的侵略和進攻。

在談完前線作戰概況之後，我曾提供三點意見：（一）目前當強調保衛徐州，保衛津浦線的號召，而使當地民衆起來保衛家鄉，保衛國土。（二）建立戰區文化中心，以做第五戰區的政治中心領導。（三）切實動員民衆，使民衆參加戰爭，使軍民真實地聯合起來。李先生極同意這三點意見，並且以爲目前的抗戰所以祇有局部的勝利，而不會有更大的勝利，主要的原因是全國並不會切實地動員民衆，軍民沒有完全切實地聯合到一起。同時中國自身還不曾精誠地團結，中國必須全民族團結到一起，才能建樹抗戰必勝的基礎。

正在傾聽着李司令長官的宏論，裏間的電話鈴響了起來。李先生停止了談

話，自己過去接電話。當他走回來的時候，欣然地說：『前線打落了一架飛機，並且俘獲了極多的俘虜。』

房裏充滿了歡快的空氣。在李宗仁將軍身上，我看到抗戰必勝的前途，看到徐州街市所有的安定，和勃勃的生氣。

（珠江日報二十七年二月二十四日）

五 看了東戰場判斷北戰場

甘介侯

一 軍事重心

敵人北渡黃河，南越長江，夾攻津浦路之後，大家都把徐州看作歐戰時法國的凡爾登，把東戰場看作德國的東普路士。中國抗戰的前途，確是在徐州的天秤裏稱着。敵人的計劃是在三月之前打通津浦路，三月中旬開始從隴海路長江平漢路圍攻武漢。徐州若有意外，徐州鄭州之間的隴海路，在敵人南北夾攻之下，當然要感受很大的威脅，切斷我平漢路的南段。但

是我若運用得好，東戰場的將士能出死力，那末東戰場便是敵人的墳墓，俄軍在東普路士的全軍覆沒，不難重見於今日。敵人進攻武漢的計劃自然粉碎，而我全局軍事佈置，可以從容不迫地依次進行。最近北戰場的敵人逼近黃河，起初大家以爲敵人一面要衝下平漢路威脅武漢，一面要在封邱渡河截斷東戰場的後路，其實黃河北岸的敵人決不能渡河，我們已有制敵的辦法。敵人西攻晉南不過是兩幕中間的一段穿插，軍事重心現在還在徐州。我先敘述此次到了徐州的見聞，再來討論黃河北岸的局勢。

二 主將的沉着

一月二十九日得了徐州李德鄰先生的長途電話，要我到徐州去。我想到東戰場去看看一定很有意義，我很興奮地於二月一日從漢口動程，三日早上四點鐘到了徐州，出了車站，看見被敵機炸毀的民房，車夫對我說每天上午敵機一定來的，有時一天要來三四次。我先到花園飯店，沒

有房間，就在賬房裏待旦。天剛放光，我就到司令長官部，值日的班長認識我，我一直走了進去。除了三四個守衛之外，大家還沒有起來。我不去驚動他們，便是一個院子裏散步。歷史是多麼奇怪呵，我一面散步一面這樣想：這是日本軍閥的先聲第一個拿溥儀來做傀儡的衙門，現在變為主張焦土抗戰李德鄰先生的司令部：以前各省督軍在這裏開督軍團會議，要推翻民國，商量怎麼去復辟，現在這個司令部指揮了東北軍、西北軍、川軍、魯軍、桂軍去與敵人拚命，爭取中華民國的生存與解放。這是多麼有趣味的一件事呵！

一個號兵拿了一個軍號，也在那裏來去的走，預備到了六點鐘吹起身號，恐怕他也覺得時間過得太慢吧。忽然房裏電話鈴響了，李德鄰先生起來接電話，我就走了進去。他見了我驚異：『怎麼你今天到了？漢口的電話說你二日才動身？』我說：『我提前走的，若是電話不把你吵醒，我還要在院子裏走』

呢。』他說：『昨天聽前方的電話聽到夜裏三點鐘，現在又來了，打好了電話同你談。』他接續不斷地在電話上指揮前線的軍隊，從他的電話裏知道敵人到了蚌埠之後，不在那裏渡河，折向西進，便衣隊數百人已經到了懷遠，他命令于學忠的軍隊開到淮河北岸，並令在懷遠與在淮河南岸劉府方面的我軍夾攻敵人。他說完了電話，走到牆邊，在軍用地圖上指出我軍的陣線，以前我軍的陣線是與敵人所佔據的津浦路成爲並行線，敵人到了定遠臨淮關鳳陽之後，我們的陣線是扇子似的，從津浦路向西展開。他在地圖上指了指懷遠說：『敵人想在懷遠北進，真是輕敵，看他橫行吧。』他好像胸有成竹，很有把握，我覺得非常安心。一大疊的電報送了進來，他去看電報，忽然警報來了，他似乎沒有聽見，還是把電報一張一張的翻着。我說：『這是警報，到外面去罷。』他說：『不要理他，我從來沒有下過地洞。』我便感覺鎮定沉着是一個主將的最要條

件。韓復榘撤退之後，徐州是非常危險，他以這種沉着的态度，坐鎮徐州，從容地調兵遣將，把局面轉危爲安，穩定的空氣便一直到現在籠罩了這個四面受敵的重鎮。

三 敵人軍事計劃檢討

參謀長徐祖貽、副官長郭心冬走進房裏，我們三人便圍了一張小桌子坐下，我發覺在江蘇最後據點的徐州，我們三個亡家的江蘇人碰在一起，真有『故園西望路漫漫，雙袖龍鍾淚不乾』的感想。我說：『主張焦土抗戰，先從我們家裏焦起，也是應該的。』我同徐走到牆邊在地圖上研究敵人的軍事計劃。

津浦路的黃河鐵橋已經炸毀，一時不能修復，而且黃河南岸還有四條橋樑也已炸斷，敵人運兵運重兵器，都感困難，敵人雖是可以把火車頭車輛運到青島，用膠濟鐵路運兵，但比較起來不如津浦路南段的方便，浦口到蚌埠的鐵

路，敵人正在趕緊修理，已經把京蕪路的車輛逼過長江。所以敵人的主攻在津浦路南段，津浦路北段的兵力不過是牽制作用。

敵人在津浦路南段有三條進兵的路：一條是正面進攻，渡過淮河攻宿州，從宿州折西攻歸德；一條是從懷遠攻蒙城，從蒙城進攻歸德；一條是從定遠西攻壽縣，從壽縣經正陽關到阜陽，從阜陽北可攻歸德，西可攻信陽橫截平漢鐵路。第一條路，淮河北岸是河沼地，低濕泥沼，行軍不易；第二條路，孤軍深入冒險太大；第三條路當然最爲便利。敵人的戰略是攻我側面，截我後路，所以三條路線，都是以攻歸德爲主。敵人若到歸德，徐州可以不戰而取，津浦鐵路可以打通。敵人若是神仙，心裏要什麼，就可以得什麼，那末這個計劃確是妙算。

我到徐州那一天，在定遠的敵軍不向西進，轉而往北，在懷遠之南渡河，

但其主力向蒙城前進，抑向宿州前進，看不清楚。敵人在津浦路南北段作戰的有四個多師團，隨時可從江南增調援兵。

四 佈好了天羅地網

敵人的便衣隊到了懷遠之後，我們就在宿州、蒙城、合肥作嚴密的佈置。敵人的輕敵果然被李德鄰先生料到，敵軍大批渡河到了懷遠，但是他們即刻發覺，這裏的打仗不如京滬線上進一步得一步的那樣簡單，恐怕吃虧，便退出淮河南岸。敵人大費躊躇了，進是進不得，不進也不是辦法，後來決定在津浦路東面的臨淮關渡河，想側擊我沿鐵路的陣綫，推進到固鎮宿州，再折西攻我歸德。前方的電話來了，說我們的飛機飛到淮河，敵人正在渡河，炸死了好幾百人。我聽了不知多麼痛快，我們老是捱敵機的轟炸，現在讓他們自己也嘗嘗這個滋味。第二天我們的飛機又去轟炸。

恐怕津浦路北段的敵人會合夾攻，我們先發制人，正面左翼右翼三路同時

反攻；恐怕江南的敵人渡江增援，便與江南我軍取得聯絡，也同時各處反攻；統籌戰事全局，山西方面也向北反攻，李德鄰先生命令在徐州集團軍總司令軍長師長一律到前方去親自督戰。空氣頓時緊張起來了，天時地利人和都是我們的，我們佈好了天羅地網，專等敵人的『賞光』。

敵人在臨淮關渡河了，這是他們的主力，過河的在一師團以上。在敵人未曾渡河之前，有一個將領對我說：『從前內戰的經驗，在淮河之北的終是失敗，因為淮河南岸是居高臨下，況且淮河南岸向北構築的工事，現在反而落在敵人手裏。』祇拿蚌埠臨淮關的南北岸來看，這個觀察確是對的。但是拿戰區全部的佈置來看，淮河之北却是我們地利所在。敵人若是冒險北進，對不起，再要渡河回去，休作此想！敵人到了淮河北岸，我們先給他一個迎頭痛擊，那次是肉搏，前方電話報告，我們士兵的死傷是四千多，敵人死傷之數大致相

等；我們再給他一個包圍，隨後在淮河之南我們又給他一個側背攻擊。敵人受不了，便把大部份軍隊撤回淮河南岸。現在淮河北岸差不多已經肅清，敵人祇在懷遠留下少數部隊，架好浮橋，以便隨時後退。

從淮河北岸攻固鎮宿州的一條路又走不通，敵軍現在漸漸集中定遠，意在南攻合肥還是西攻壽縣？這兩條路也是走不通的，因為皖南我們駐有重兵，不是把頭碰壁便是側背受攻。所以敵人祇得在臨淮關鳳陽上竈定遠一帶，暫取守勢，以待增援。敵人在津浦南段受了這樣的挫折，戰事重心便移到黃河北岸。

敵人的企圖在於肅清黃河北岸，攻取晉南，同時因為津浦路的黃河鐵橋勉強可以通車，津浦路北段的敵軍，也便活躍起來。濟寧咬上一度被我克復，南進已受打擊，現在得了增援，想從濟寧居安直趨金鄉，威脅歸德；但是歸德現是保護徐州邊衛開封的重鎮，重兵駐守自不待言，敵人戰略向來避免正面進

攻，刻雖裝模作樣，料他不敢輕於嘗試。津浦路東面敵人，也想從諸城莒縣側擊我們右翼。但進入山地作戰，敵人決無這種勇氣。現在敵人想要肅清黃河北岸，攻取晉南，戰事重心一時移在黃河之北，但戰略上的重心，仍在徐州。因為敵人最後目的在於攻取武漢，津浦路若不打通，進攻武漢的計劃，決難實現。

五 徐州點將

東戰場有四個集團軍總司令，除了自兼軍長之外，還有八個軍長。鄧錫侯因為要到前方指揮，請大家飲酒，留在徐州的將領都來參加。鄧屢屢向我勸酒，頗有拿我做目標的意思；我不示弱，但看見了他拿茶杯來倒酒，我同于學忠徐祖貽便劃界退出，自認為弱小民族。別的桌子看見鄧欺侮弱小民族，都拿了茶杯來打抱不平。鄧看來勢汹汹，大呼『樊噲何在？』旁邊桌上一個白面書生，應聲而至，他是兵站分監，特地從開封跑來，助鄧的聲

勢。頓時提酒的來往如梭，熱酒的手不停爐，那天晚上，大有『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的氣概。

第二天我同鄧錫侯孫震討論四川問題，大家覺得四川是我國根據地，抗戰的最後一切需要的條件都已完備，物力人力，地利天險，儼然是一個國家，把四川整理得好，不知要增加多少抗戰力量。現在的四川問題並不是難於解決，中央要把四川成爲中國的四川，不是四川的四川；四川要中央重視現在的環境，慢慢地去整理，這是不相矛盾的。祇要中央與地方大家明白了對方的真意，四川問題即可迎刃而解。我問鄧的個人意見，他說：『對於四川問題，我祇有八個字——擁護中央，服從領袖。』

于學忠是我的鄰居，我們都住在花園飯店。九一八事變的發生，日本方面的原因，我事前到了日本，得知內容，在我『日本爲什麼要侵略中國？』一文

中，說了一個大概。東北方面的情形，我還不大明瞭，便請于學忠敘述經過，他的敘述很有歷史的價值：

革命軍推進到華北的時候，奉軍大部份開在關內，那時日本向奉軍表示不必開回關外。張作霖召集了各將領會議，許多人認為軍事上很有把握，主張與革命軍打仗；但多數人覺得日本問題極為嚴重，不如退出關外保存根據地。于學忠就是主張最力的一人。

張作霖所以把軍隊交給張學良，自己先回關外，日本看他聽警告，便把他炸死。張學良即秘密回到瀋陽，軍隊也跟着開回關外。從此張學良與日本漸漸地發生摩擦。後來北平開擴大會議，東北軍又差不多全部進關。那時東北軍的幹部，一面恐怕軍隊進關之後，日本人要在關外搗亂；一面又捨不得華北的地盤。究竟地盤的思想戰勝了，留在四省的軍隊不過三萬人，瀋陽祇一旅兵

力。日本軍部認為這是千載一時的機會，準備發動。張學良適自南京飛到北平，在協和醫院醫病，病很沉重，他的左右恐怕外面知道發生謠言，所以嚴守秘密不讓人去探病。日本軍部以為張學良死了，圖謀更急，東北將領即要率了軍隊，趕出關外。此時張學良的病已漸漸痊愈，張派湯爾和去偵察日本動向，湯回來報告，一定不會有事。但大家終是懷疑，所以先派飛機回去，各軍的彈藥也陸續輸送回去，隨後再把軍隊開回。別軍的彈藥，都已運出關外，于學忠一軍的彈藥正在半途，九一八事變已突然爆發了。留在關外的加農砲野戰砲高射砲共有六百多門，捷克步槍六萬枝，瀋陽兵工廠自造的步槍八萬枝，關外的彈藥庫都已裝滿。我聽了這番話，與于學忠相對歎息，國運如此，還有什麼話說！過了一兩天，他到前方去督戰，為一個團附同一個旅部的軍官臨陣退縮，他就把他們槍斃。他的部隊這次很有成績。

有一天，李文田率領了西北軍來了，李德鄰先生請他吃飯，要我去陪客，我很高興。蘆溝橋事變發生之後，他在惡劣的環境之中，在朝令暮改的和戰局面之下，能夠有這樣的決心，這樣的勇氣，在天津帶了警察保安隊去同日本人拚命，這是值得我們敬佩的。李的為人沉默鎮定，吃飯的時候，很少說話，對於上官非常恭敬，這是西北軍將領普遍的習慣。他是副軍長，第二天軍長張自忠來了，他是這次平津事變中的一個主角，李德鄰先生對我說：『你不要走，同他見面。』參謀長徐祖貽到門口去接了進來，張對李深深地鞠了一個躬，李請他坐下，閒談了幾句，他忽然站起，向李立正：『司令長官，報告！』他用很嚴肅的聲調向李這樣說。李似乎不好意思，因為他與部下向來是很隨便的。李即站起來抽了一枝香烟送過去，又劃了洋火替張點烟，笑容滿面的對張說：『坐了說，請坐。』張也似乎吃了一驚，因為這完全出於他意料之外的。張說

坐了報告軍隊的人數，開到的地點，並請示以後的調動和作戰的方略。張臨行之前，很誠懇地對李說：『我這次一定用全力去打。』我聽了這句話，非常感動，誰無愛國的心，誰不想做抗戰英雄，祇要環境好，處置得當，那一個不願替國家去死。現在聽見他的軍隊打得非常勇敢，立功不少，可見他說那句話時，已經下了很大的決心。

六 北戰場的判斷

敵人在黃河北岸進犯，可能的企圖不外下列幾種：（一）津浦路和江南的戰事，都已受了挫折，我們在黃河北岸的兵力比較薄弱，不如攻取豫北晉南，先把佔據華北五省的計劃變成事實；（二）肅清黃河北岸，消除渡河時側背受攻之危險，一俟增援開到，打通津浦路，切斷隴海路，衝下平漢路的計劃可以依次進行；（三）佔據潼關之後，西可攻入陝甘截斷蘇俄路線，南可進犯襄樊威賀武漢，東可沿隴海路推進，窺我洛陽鄭州。

現在敵人的主要目的是攻取武漢。先要明白敵人進攻武漢的計劃，才能了解北戰場敵人的企圖究竟是什麼。敵人進攻武漢本有南北兩路，南是以浙贛路爲主長江爲輔，北路以隴海路爲主平漢路與長江爲輔。南路的目的是長沙，由長沙進逼武漢。但長江不久水漲，兵艦運輸艦都可通行，何不以長江爲主攻的路線？這是因爲我們的空軍力量日漸增加，長江江面有限，敵艦若被轟炸，無法逃避，所以長江運輸雖是最爲便利，而不能爲主攻的路線。現軍敵人採取那條路線？依我判斷，敵人不會採取南路，有兩個主要原因：第一，我軍在吳興宜與句容蕪湖宣城餘杭一帶極爲活躍，後方尙未穩固，敵人怎敢貿然西進？第二，無論從杭州向長沙推進是不是容易，但一到長沙，便要四面受敵，廣東廣西的軍隊可從粵漢路湘桂公路攻敵背後，鐵路的兩翼，我們也可調集大軍向敵側擊；敵人若是先攻廣州，一面由粵漢路推進，一面由浙贛路推進，或許較

有把握，但是半爲兵力不夠分配，且有對英的顧慮，敵人似乎已經暫時放棄了攻粵的計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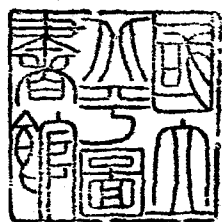
那末敵人一定採取北路。長江不能爲主攻的路綫，平漢路爲什麼也不能爲主攻的路綫呢？原因頗爲明顯：隴海路的東西段我們都駐有重兵，平漢路兩旁我們也隨時可以調集大軍，敵人若從平漢路衝下，我們在隴海路東西段的軍隊像剪刀似的向鄭州一夾，斷切敵人後路，平漢路兩旁的軍隊也來一個側面夾攻，那是一個多麼危險的態勢。敵人的戰略雖是速戰速決，但他的戰術却是穩紮穩打，當然不肯這樣輕於冒險。所以這幾天平漢路的正面雖是非常緊急，但說敵人即要衝下平漢路，我以爲敵人沒有這個胆量。

敵人在平漢路南下之前，必須佔據隴海路東段，如此左翼方面可無顧慮。但要達此目的，必先打通津浦路，所以敵人於此時要在封邱渡河，威脅開封，

也是冒險太大，因為開封兩面的隴海路都在我們手裏，敵是背水，兩面一夾，那裏還有生路？敵人進犯晉南，想併吞整個山西，這確是大舉進攻武漢之前的準備工作。但是要從潼關西入陝甘南攻襄樊，敵人的戰術既是穩紮穩打，決不敢這樣迂迴深入。

軍事家的計算，敵人至少須要增加十個師團，方可談得上進攻武漢，津浦路南北段，已有四個師團，這次受了挫折，便向國內增調四個師團。希特勒在國會的演說發表之後，日本覺得有恃無恐，便從駐在東四省防俄的軍隊之中，抽調兩個師團。增援開到之後，敵人計劃，一面圍攻徐州，打通津浦線，一面渡過黃河在隴海綫上與津浦綫的敵軍聯合一致，然後沿平漢綫南下，進窺武漢。敵人雖是增調了六個師團，但是要實現這個夢想，先要給我三個答案：第一，我已經說過，東戰場的軍事佈置，好像一個天羅地網，敵人兩次渡過淮

河，人數不能算少，但不是知難而退，便是狼狽逃回，現在有何把握再去嘗試？第二，普通以爲隴海路與黃河並行是我們的弱點，其實敵人不能渡河就是在此，我們因爲有鐵路行軍迅速，而且空軍力量日益增加，敵人怎樣強渡？第三，平漢路以東成爲天險的山地，都有我們的重兵，出可以戰，退可以守，敵人有何方法肅清？若是無法肅清，平漢路的兩翼要感受威脅，敵人怎樣南下？敵人以後是無兵可調的了，這次是垂死的掙扎。我離開徐州的那一天，攀遊雲龍山，遠望劉邦項羽最後決戰的九里山，便想到中國歷史上逐鹿中原的內戰，是在這裏決定了最後的勝負。那末這次我們最神聖最光榮的對外抗戰，一定也會在這裏留下了解放民族勝利的偉大遺跡。



編主化真亢

輯二第刊叢土焦

前綫上李白兩將軍訪問記	程山輯	五分
把中國變成焦土	錢實甫著	六分
在徐州 (再版)	西敏輯	六分
五路軍在前綫 (再版)	品之輯	八分
廣西學生軍 (再版)	鍾月雲輯	六分
抗戰中的廣西	西敏輯	六分
動員二百萬	劉仲濤著	六分
廣西各角落的救亡運動	枕畫輯	五分
總動員在廣西	任紹熙著	六分
抗戰中的廣西鄉鎮村街長	潘景佳著	六分

版出社刊週國民

丙種叢刊第三種
焦土叢刊第二輯之三
在徐州
西敏輯

翻印必究

每冊實價國幣六分
(外埠酌加郵費)

版權所有

社 長 馮 璜
副 社 長 林中奇
總 幹 事 錢實甫
編 輯 主 任 亢真化
發 行 主 任 蔣 卉
總 經 售 民團週刊社

社址 廣州西寧西鄉塘廣西民團幹部學校
發行所 民團週刊社

中華民國廿七年三月十日初版
中華民國廿七年五月廿日再版
校對 蔣卉

出版總字第九號

11/82
11/82

版出社刊週國民

- | | | | | | | | |
|-----|-----|-----|-----|-----|-----|-----|-----|
| 第一種 | 第一種 | 第一種 | 第一種 | 第一種 | 第一種 | 第一種 | 第一種 |
| 第二種 | 第二種 | 第二種 | 第二種 | 第二種 | 第二種 | 第二種 | 第二種 |
| 第一種 | 第一種 | 第一種 | 第一種 | 第一種 | 第一種 | 第一種 | 第一種 |
| 第二種 | 第二種 | 第二種 | 第二種 | 第二種 | 第二種 | 第二種 | 第二種 |
| 第一種 | 第一種 | 第一種 | 第一種 | 第一種 | 第一種 | 第一種 | 第一種 |
| 第二種 | 第二種 | 第二種 | 第二種 | 第二種 | 第二種 | 第二種 | 第二種 |
| 第一種 | 第一種 | 第一種 | 第一種 | 第一種 | 第一種 | 第一種 | 第一種 |
| 第二種 | 第二種 | 第二種 | 第二種 | 第二種 | 第二種 | 第二種 | 第二種 |

丁種叢集

丙種叢刊



印承廠刷印西廣

國幣0.06